

2017年「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 對印度「海洋戰略」發展的影響

Malabar 2017: Affects on Indian marine strategy

胡敏遠 先生

提 要：

- 一、2017年「馬拉巴爾(Malabar)」海上聯合演習在印度洋的孟加拉灣海域舉行。美、日、印派出參演部隊，共計16艘精銳戰艦和90餘架各式戰機，演習課目除一般海上搜救、聯合反恐外，還包含實彈射擊、反潛作戰等科目，而三國的目標都是要降低中共的軍事崛起，並限制其在印度洋的勢力擴張。
- 二、由此次軍演看出印度海洋戰略的發展具有以下目的：強化聯盟作戰、增強海軍作戰能力、降低中共的軍事威脅與活動範圍、提升印度的大國地位等。
- 三、在軍事領域，中、美競爭仍將激烈發展。影響的是中、印在印度洋海域的競爭也會愈演愈烈；中、印在印度洋的競爭將為一場永無終止的軍備競賽，其結果仍將陷在「安全困境」的泥淖之中。

關鍵詞：印度、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海洋戰略

Abstract

- 1.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Japanese completed the Malabar 2017, naval exercises in the Bay of Bengal. Events during the at-sea portio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maritime rescue and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s, surface warfare drills, antisubmarine warfare, etc. were maneuvered and fielded with 3 aircraft carriers, 13 elite battleships, and more than 90 all kinds of patrol aircrafts. The Exercise Malabar aimed to cut down China's military rising power and restrain its military force and expansion in the Indo-Asia-Pacific region.
- 2.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maritime strategy has implied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to improv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U.S., India and Japanese maritime forces, to enhance its maritime warfare ability, to reduce china's military exercise and threats in South Asia; and to upgrade India's position as a major power in the world, etc.

3. Undoubtedly,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ll be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so an obvious arms race will be provoked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without end.

Keywords: India, Malabar, Joint naval exercise, Maritime strategy

壹、前言

2017年7月10日，美、日、印三國海空軍在印度洋的孟加拉灣舉行年度軍演，代號「2017年馬拉巴爾(Malabar)」海上聯合演習，三國參演部隊共計派出約16艘精銳戰艦和90餘架各式戰機參與演習¹。演習內容包括海上搜救、對空實彈射擊、水面作戰、反潛作戰等課目。這也是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以來首次實施的美、日、印三國聯合軍演²。此外，從本次聯演的規模來看，其最大特點為歷年來兵力最多的一次，同時三個國家都派出航空母艦³，演練的科目更跳脫以往僅

以人道救援及海上搜救等傳統科目，反而增加了實彈射擊與反潛作戰⁴。一般咸認，本次海上聯合演習，主要是針對中共在南亞地區的海上威脅，三國也不約而同將中共在印度洋的軍事活動，設定為潛在假想敵⁵。

從印度國家安全與發展的角度分析，印度強化與大國的軍事合作，及增強海軍作戰能量，其戰略意圖包括制壓巴基斯坦、降低中共在南亞的活動範圍與軍事威脅、提升印度軍事力量及企圖成為政治大國的目標。上述意圖又以降低中共威脅為首要，這也使得印度在國家戰略考量上，必須發展在各個領域上的嚇阻戰略，才能達成其軍事戰略的目

註1：〈美日印聯合軍演 中印邊境對峙局勢升高〉，大紀元，2017年7月10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7/7/10/n9373856.htm>，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1日。

註2：“Malabar 2017: India-US-Japan naval exercise not aimed at stoking China's anxieties,” hindustantimes, Jul, 16, 2017,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malabar-2017-india-us-japan-naval-exercise-not-aimed-at-stoking-china-s-anxieties/story-SIBY1wI4hJHOqiss8NI3MJ.html>, Accessed Oct, 27, 2017。

註3：美國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Nimitz)、原為俄羅斯製造的印度「超日王號」(I.N.S. Vikramaditya)航空母艦、日本的直升機母艦「出雲號」(JS Izumo)，以及13艘各型軍艦和潛艇將參與本次演習。詳閱〈美日印聯合軍演 三方出動航母史上最大規模〉，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7月11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70711/india-us-japan-war-games-china/zh-hant/>，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2日。

註4：〈日美印聯合軍演 以牽制中國〉，美國之音，2017年7月10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watches-us-japan-india-war-game-20170710/3935817.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5日。

註5：〈全球牽制中國大陸 美、日、印最大規模軍演落幕〉，今日新聞，2017年7月18日，<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718/2589948>，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1日。

標⁶。為此，印度除了不斷強化其軍備能力(尤其是海軍戰力)，更需在外交方面強化與日本、美國的合作關係，才能有效提升印度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再從南亞複雜的國際關係角度來分析，印度之所以要強化與日本及美國的軍事合作，其根本原因出於害怕(fear)的心理所致⁷。在印度洋面對中共的威脅日益加深，未來更可能失去其在南亞區域領頭羊的地位⁸。基此，本文從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角度的視野為路徑，研究印度的海洋戰略。攻勢現實主義是從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下，解釋強國間的權力鬥爭，同時也說明區域強國間的戰略意圖。他們認為因國際體系中的每個行動體自主性愈來愈強，強國之間可利用不同議題，在強權之間採取聯盟策略，以制衡區域中另一個霸權的崛起⁹。基此，本文主要探討焦點有三：首先，美、日、印三方不斷強化軍事合作(軍演)的意圖為何？其次，日本自衛隊參與海外軍演，對安倍晉三企圖實施修憲的效能為何？最後，印度聯合美、日實施軍演，可否達到抗衡中共的效果？期對印度海洋戰略發展，有更為深入的

理解。

貳、印度對中共海軍在印度洋擴張權力的恐懼

一、對南亞地區安全環境的認知

印度傳統安全概念中，是將南亞次大陸看作印度的勢力範圍，而且把印度洋和東南亞地區當作他的安全範圍¹⁰，但是在北邊與中共接壤的喜馬拉亞山地區，中共部署了強大兵力，同時又擁有居高臨下的優勢。因中共的軍事力量能直接涵蓋整個印度地區¹¹，所以，印度自獨立建國以來，即分別拉攏喜馬拉雅山三個山國(尼泊爾、錫金及不丹)，並與其訂立了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以此確立與這些國家的特殊關係¹²。印度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援助，成功地建構起在喜馬拉雅山的安全防線¹³。

然而，印度向印度洋方面的發展，則遭受中共海軍的強大挑戰。中共近20年來在海外經營的重點置於印度洋-非洲地區，且聚焦於南海-印度洋海上交通線的安全¹⁴。中共積極向印度洋等邦交國家建設海上(軍事)基地，實為建立其遠程兵力投射所作之準備¹⁵

註6：David Saw著，楊黎中譯，〈亞太地區的國防環境〉(The Defence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國防譯粹》，第43卷，第11期，2016年11月，頁9。

註7：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8。

註8：〈莫迪訪美矛頭直指中國 最新局勢〉，壹讀，<https://read01.com/mE7o83j.html#.WfWbtluCyp0>，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日。

註9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29-32.

註10：孫士海，《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頁10。

註11：楊平學，〈淺析制約中印關係發展的幾個主要因素〉，《南亞季刊》(四川)，2002年，第1期，頁40。

註12：同註11，頁39。

註13：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1996年)，頁89-92。

註14：〈蘭德公司：中國在非洲影響不是嚴重威脅中美應尋求更多合作〉，美國之音，<http://m.voachinese.com/a/china-africa-20151204/3087896.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5日。

註15：Thomas M. Kane著，章昌文譯，〈中共的兵力投射能力〉(China's "Power Protection" Capabilities)《國防譯粹》，第42卷，第10期，2015年10月，頁32-35。

。中共在印度洋的軍事部署逐漸將其與印度洋與非洲海、陸軍軍事基地相互連結，逐步實現其在該地區的「強軍夢」與「大國夢」。

從國家生存理則與擴張權力法則分析，中共海、空軍在印度洋的軍事擴張，實為實現其做為世界大國的政治目標。據此，中共的軍事戰略目標早已著手建構能實施遠洋作戰的海軍戰力，同時在印度洋周邊國家，合作建立了多個海上基地(港口)，以進行遠程兵力投射任務，中共與印度洋周邊友邦國家合作建立的海外基地相互連結，即是著名的「珍珠鏈戰略」¹⁶。

中共遠洋海軍的發展步驟是要從「近海防禦」，走向「近海防禦」與「遠洋護衛」相結合。中共近10年來在印度洋地區的潛艇艦隊迅速擴編，其中控制了印度世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確定將向巴基斯坦出售8艘潛艇的計畫；中共也在東非吉布地，設立了中國大陸首個海外軍事後勤基地¹⁷。中共採取了積極且一連串的策略舉措，讓印度的軍事威脅激增，其軍事上的不安全感也隨之上升；再者，中共「一帶一路」經濟大戰略也是將印度洋納入其經濟發展的戰略藍圖中，除積極推進印度洋周邊的港灣援建，並大

舉在巴基斯坦投資基礎建設，讓印度大感緊張；同樣地，日本憂心印度洋海上命脈遭受中國大陸威脅，因此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以來(2012年以後)，即積極地加強與印度的軍事合作。

印度基於上述的威脅與恐懼，其國防建設也迅速地從北方的陸上，漸次地轉向擁有4,700多英里長的南部海岸線；此處恰巧是印度海上安全與能源基礎設施的重鎮與要地。印度智庫與國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戰略研究教授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說，中共的海軍不斷向印度擴張是一種不可能改變的趨勢，印度應與其他民主國家展開合作，以遏制中共強勢的行動¹⁸。合理分析，當一個國家的不安全與恐懼感不斷上升之時，國家除了會不斷強化自身的軍備實力，同時也會採取結盟為手段抗拒威脅，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此一邏輯與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的安全觀不謀而合¹⁹，攻勢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為無政府狀態，任何國家若欲在無政府狀態下能夠生存，必須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²⁰，此一權力觀即是以「衝突」做為國家衡量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的準繩。國家

註16：「珍珠鏈」戰略由美國博思艾倫諮詢公司(Booz Allen)2004年首先提出，指中共利用緬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等國的港口建立戰略基地，保護中國大陸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運輸線，並讓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石油不走馬六甲海峽，直接運到雲南。西方國家指稱的中共「珍珠鏈」戰略，已成為跨經濟、軍事與外交領域之重要議題。它更引起媒體與學術研究機構的報導與探討。詳閱，王亞賢，〈中共「珍珠鏈」戰略佈局之軍經圖謀〉，《青年日報》，民國96年10月，版5。

註17：中共已經與北非國家吉布地(Djibouti)簽訂一紙10年租約，在非洲建立起第一個海外基地。〈吉布地歡迎中共建立軍事基地〉，阿波羅新聞網，<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15/556554.html>，檢索日期：2016年11月23日。

註18：〈印美日聯合軍演向中國發出信號〉，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70711/india-us-japan-war-games-china/?ref=nyt-zh-CN>，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9日。

註19：攻勢現實主義對國際社會所持的是悲觀態度，他們認為大國處在無政府的國際秩序中，恐懼(fear)支配國家的行為。國與國之間終究不存在任何的信任，安全威脅是大國之間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See,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5。

註20：Barry Buzan, Charles,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1-54。

必須依自助方式，不斷創新及壯大本身的實力，才能維護自身利益²¹。基此，權力的最大化等於是國家安全極大化的考量，因而「權力至上」始終是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學派遵守的至高原則²²。他們主張國家之間若欲獲得安全保障，最好的方法就是維持「權力平衡」，其手段通常是指國家會以對內增加國力的措施，以及對外尋求同盟夥伴的方式，來增加國力以抗衡其他國家，特別是崛起中的強權，須確保自己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持續生存²³。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主張，實與印度當前發展海洋戰略的作法，如出一轍。

二、強化在印度洋的軍備與增強軍事同盟

印度做為南亞區域的最大國家，他自認應享有該獲得的權力與利益，所以自建國以來的國防目標，企圖將印度洋變為「印度的海洋」，進而向太平洋進出，成為全球矚目的大國。印度欲實現在印度洋強軍戰略，關鍵點在於如何排除中共在此地區的勢力，以及如何處理與美、日等大國在此地區的利害關係。

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哀》(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所述，國家間交往的最初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會迫使國家去做進攻性思考，有時則會採取進攻性的行動²⁴。因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力量雖是由大國的力量分配而形成²⁵，但力量的分配則由大國的意圖來決定²⁶。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意圖是因恐懼與不信任的觀點而來，國家在不斷的與他國互動、認知中，安全感會慢慢地對有意圖的他國(例如中共)產生敵意，進而出現對他國的進攻意圖²⁷。

為嚇阻中共在印度洋的軍事威脅，印度持續在戰略能力上進行投資，以強化在飛彈、空軍及海軍的作戰能力，而這方面的發展包括：在2016年向俄國購買S-400防空飛彈系統²⁸；在此之前，印度在2014年即有意向美國採購單價約1.1億美元的阿帕契攻擊直升機(是美軍採購價的3.5倍，直追日本的1.5億美元)。2015年正式簽署價值31億美元的軍售合同，包括22架AH-64E和15架CH-46重型直升機²⁹。

註21：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8。

註22：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cit, chapt1。

註23：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ress, 1985), chapt1。

註24：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May 1994), p.32-35。

註25：新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權力的大小排列形成國際的權力結構，權力的變化引起結構的變化，權力在國家間權力的分配及分配的變化有助於結構的形成。See,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23-128。

註26：在米爾斯海默看來，新現實主義過分保守，因為國際政治幾乎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因為國際體系即以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當重要機會出現時大國就會抓住機會，而大國最終之目標就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1。

註27：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May 1994), p.32-35.

註28：David Saw著，楊黎中譯，〈亞太地區的國防環境〉，(The Defence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國防譯粹》，第43卷，第11期，2016年11月，頁9。

註29：〈這些年，印度採購的進口天價武器裝備，最貴的還是美國〉，壹讀，<https://read01.com/gg6nKdG.html#.WfWEx-FuCygo>，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0。

2017年6月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訪問美國期間，與川普總統達成軍購意向書：美國同意向印度出售22架MQ-9B(海上衛士)無人機，此型機種是掠奪者的升級版，亦是美軍當前最先進的無人偵察機³⁰。印度購買上述裝備將部署在馬六甲海峽，追蹤中共海軍的行動。無人機可與美國製造部署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的P-8I海神偵察機配合使用。2017年10月下旬，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訪問印度期間，又允諾將出售數十億美元的軍備，其中包括F-16、F-18戰機及航母戰艦電磁彈跳甲板起降系統等先進設備，該設備對印度航艦技術將大為提升³¹。而印度不斷強化軍備能力，實出於對中共的威脅感與不安全感所致。

參、「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的緣由及2017年參演兵力

一、美、印海上聯合軍演的起因與發展

馬拉巴爾(Malabar)海軍聯合軍演是由美國、印度、日本等三國為主導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演習創始於1992年，起初只有美國、印度兩國參與，主要內容為海上救援、聯合反恐等課目。後來，軍演規模擴大，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等國都曾受邀以觀察



附圖：2017年美/日/印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地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員國身份參加，演習內容也向聯合作戰轉變³²。2015年起，日本成為馬拉巴爾軍演的正式成員之後，馬拉巴爾成為例行性(每年)美、印、日三國聯合軍演的代號。在日本加入後，馬拉巴爾軍演逐年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輪流進行，軍演規模也依據不同的威脅程度，在三國合作下不斷擴大。2017年的聯合演習，新加坡、澳洲等國都再次受邀參加³³。可預見的未來，馬拉巴爾聯合軍演將會成為美、日、印及在亞太地區美國盟友軍事合作(演習)的重要舞台。

二、聯合軍演的規模與演練科目

(一)地點與兵力(如附圖)

此次「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在印度

註30：MQ-9「死神」(MQ-9 “Reaper”代號為「掠奪者B, Predator B」)，是一款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統(General Atomics Aeronautical Systems, GA-ASI)為美國空軍所開發的無人機。MQ-9B是由MQ-1掠奪者式改進而成的進階機種，但尺碼更大、載重更重，具有長滯空時程、高海拔監視的能力，有別於前代機種原本是開發做為偵察用途但轉用於主動攻擊目標之多種用途，檢索日期：2017年11月2日。

註31：〈布局阿富汗？傳川普同意賣印度電磁彈射技術！〉，今日新聞，2017年10月26日，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7日。

註32：〈馬拉巴爾海軍演習〉，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8B%89%E5%B7%B4%E7%88%BE_\(%E6%B5%B7%E8%BB%8D%E6%BC%94%E7%BF%9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8B%89%E5%B7%B4%E7%88%BE_(%E6%B5%B7%E8%BB%8D%E6%BC%94%E7%BF%92))，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9日。

註33：〈圍堵大陸美日印舉辦史上最大規模海上聯合軍演〉，NOWNEWS，2017年7月11日，<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711/2587315>，檢索日期：2017年1月11日。

附表：2017年美/日/印參與「馬拉巴爾海上聯合演習」機艦一覽表

	艦級(艦名)	型號	隸屬艦隊	艦艇代號	標準排水量	數量
美國	核動力航艦	CVN-76	第7艦隊	尼米茲號	113,000噸	1
	提康德羅加級飛彈巡洋艦	CG 59	第7艦隊	普林斯頓號	9,800噸	1
	阿利伯克級飛彈驅逐艦	DDG-86D DDG-100 DDG-83	第7、3艦隊	肖普號 霍華德號 基德號	8,400噸	3
	杉磯級核動力攻擊潛艦	688	第7艦隊		6,080噸	1
	飛機	航母艦載各型飛機70餘架				
日本	直升機護衛母艦	DDH-183	第1護衛群	出雲號	27,000噸	1
	高波級護衛艦	DD-113	第1艦隊	漣號	6,800噸	1
	飛機	艦載直升機10架				
印度	航空母艦	INS Vikramaditya	印度洋艦隊	超日王號	45,000噸	1
	驅逐艦	D63 D64		加爾各達號 德里號	7,500噸	2
	護衛艦	P28型		格德莫爾達號 卡德馬特號	3,500噸	2
	獵潛艇	M67		卡瓦爾號	891噸	1
	潛艇	877EKM		辛杜沙斯特拉號	3,000噸	1
	補給艦			阿迪亞號	24,612噸	1
	飛機	艦載飛機16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南部金奈海域舉行，該區域為印度洋地區內的孟加拉灣水域，軍演地區位於連接中東、印度與日本的海上通道地帶，此海域恰巧為中共推進「一帶一路」的海上絲路的經濟帶³⁴。中共為此在印度洋周邊地區進行港灣援建與簽署合作協定，例如在緬甸的實兌港、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港、賽席爾島國的馬埃島及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雙邊軍事與貿易協定，做為海外的倉儲與補保基地，每個港口相互連接成為著名的「珍珠鏈戰略³⁵」，印度則對中共的作為非常警覺。

三方的參演兵力包括：美國的「尼米茲」號核動力航母，「普林斯頓」號導彈巡洋艦，「霍華德」號、「肖普」號和「基德」號飛彈驅逐艦以及一艘「洛杉磯」級攻擊核潛艇；印度派出維克拉瑪蒂亞號航空母艦（Vikramaditya，又稱「超日王號」）、兩艘隱形護衛艦、兩艘驅逐艦、一艘獵潛艇、一艘「基洛」級潛艇與一艘油輪組成的龐大艦艇編隊；日本參演艦艇包括「出雲」號直升機航艦和「漣」號飛彈驅逐艦。各航艦上的空中兵力包括了近百架的各型飛機；戰鬥機、電戰機、直升機、反潛機等。根據《印度

註34：〈一帶一路計畫 傳3月兩會公布〉，聯合新聞網，2015年2月3日，http://blogrushnews.blogspot.tw/2015/02/3_16.html，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註35：王亞賢，〈中共「珍珠鏈」戰略佈局之軍經圖謀〉，《青年日報》，民國96年10月，版5。

論壇報》報導指出，此次三國都以最強的航艦參與此次軍演，場面「極為罕見」，而印度的「超日王號」更是在2014年11月服役後，首度與美、日艦艇進行演習³⁶。期間，三國海軍也進行潛艇訓練、防空、搜索和反潛戰等科目演練。（參演兵力如附表）

二、演練課目及其意涵

2017年「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不僅規模擴大，演習課目也從非傳統安全的演練，朝向有針對性假想敵國的聯合作戰轉變。在演習前，中共派遣「最大噸位海監船（1,500噸）」進入預定海域附近，很有可能跟隨在各艦艇後方蒐集情報。印度表示反潛戰是整個演習的核心內容，海軍派出以模擬兩種類型的中共潛艇參加演習，藉此，三國聯合反潛作戰也可因應不同形式的中共潛艦，進行模擬訓練³⁷。由此看出，本次演習新增的聯合反潛與聯合反恐等課目，明顯是以中共潛艦兵力做為主要打擊對象。

據印度官方報導，中共潛艇近年來在印度洋日益活躍。例如2014年2月1艘核動力及5艘常規潛艇在印度洋巡邏、2017年2月發現第7艘中共潛艇的行蹤³⁸。印度方面宣稱在2017年的5-7月間，最少發現14艘中共軍艦在印度洋出現³⁹。此次聯合軍演很可能將上

述狀況列為演習中的模擬想定，以便因應中共海空作戰的形態。

印度海軍戰略的觀點認為，在海上戰鬥中只要任何一方限制敵人的海上行動，才算掌握了制海權⁴⁰，處於劣勢的艦隊可在獲得制海權前，先行在重要水道掌握控制權，大膽行動則是掌握控制權的要訣，亦是海軍採取攻勢性防禦的靈魂。防禦可能不會獲致積極目標，但可能使對手受挫，此種作戰方式如同柯白的戰略構想：「大膽的行徑本身不能在海上帶來任何積極的結果，這是不言而喻的。但長期下來，卻可以防阻敵人獲得積極的結果，使我方能爭取到所需的時間，藉確保陸上目的，進而掌控全局。」⁴¹印度海軍與其他國家進行海上聯合軍演的目標，以確保周邊海域的權利為目的，尤其，在重要水道上能防止中共海軍的行動自由，即可掌握在印度大陸周邊海域的控制權。

中共軍事家分析指出，印度藉由聯合軍演，向美、日學習作戰經驗，加強印度向來薄弱的反潛能力；而日本在此次的演練裡，能鍛鍊海上自衛隊在陌生區域的作戰能力，並逐漸熟悉印度洋海域；美國能夠更有利的拉攏日印，以壓制中共⁴²。綜言之，從本次軍演各國所派出的航艦及各型現代化的艦艇

註36：〈「維拉特」號退役印度再度步入「單航母時代」〉，每日頭條，2017年3月24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p8k6lep.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31日。

註37：〈美印日聯合軍演中印邊境對峙局勢升級〉，大紀元，2017年7月11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7/7/10/n9373856.htm>，檢索日期：2017年10月31日。

註38：〈美日印均派航母參加印度洋聯合軍演 俄媒：意在制衡中國〉，網易新聞，2017年7月6日，http://news.163.com/17/0706/10/COLHFR9L00018AOQ_all_mobile.html，檢索日期：2018年1月19日。

註39：〈目標中國潛艇？美日印「馬拉巴爾」軍演罕見出動航母、核潛艇〉，ETtoday，2017年7月10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710/963170.htm>，檢索日期：2017年10月31日。

註40：Huang Jiang, "On Modern Command of the Sea," *China Military Science*, Vol. 16, No. 2. 2003, p.25.。

註41：Julian S. Cobe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intro Eric J. Groves (1911; reo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 1988), p.16.。

註42：〈日美印聯合軍演 以牽制中國〉，美國之音，2017年7月10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watches-us-japan-india-war-game-20170710/3935817.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5日。

數量與性能研析，印度已達到與美、日等大國軍事合作的目標，在印度洋方面亦將形成軍事聯盟形態，以抵制中共軍事擴張。而聯合海上搜救、聯合反恐、聯合反潛等課目的演練，更可看出印度對未來海軍現代化發展的強烈意圖，「馬拉巴爾」聯合軍演對印度軍方而言，可謂受益良多。

肆、預期獲得的目標

一、美國

(一) 提升其在印度洋的勢力

在世界強權政治的邏輯中，超強國家對另一個強權的崛起，通常會採取制衡手段，以防止對其利益的挑戰⁴³。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於2016年6月在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他認為離岸平衡者策略不僅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亦是將美國優先事務做出最佳整合的戰略⁴⁴。如同他在專書《大國政治的悲劇》所述，在一個以競爭為內核的世界中，國家都具有利用他國的強烈動機⁴⁵。印度做為美國在南亞及南海地區的「離岸平衡者」⁴⁶，對美國國家戰略的布局將極為有利。

眾所皆知，波斯灣與印度洋對美國而言，具有極高的戰略利益。它是全球能源生產

重鎮，亦是全世界船運最忙碌的海域。當中共在印度洋-非洲地區權力不斷擴張之時，美國勢必會介入，並在此地區尋找適當的「離岸平衡者」國家，美國也會運用在上述地區的海外軍事基地及外交作為，以防止區域強權對美國利益的挑戰。

2017年10月24日，美國國務卿提勒森首度訪問印度。出訪前他參加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學術研討會時表示，世界兩個最偉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和印度，應該要有強大的夥伴關係，兩國可共同合作維繫在印度洋及太平洋的安全、自由航行、自由貿易及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有共同目標⁴⁷；他認為：「美國尋求與中共的建設性關係，但面對中共挑戰基於規範的秩序原則，以及破壞鄰國主權且不利美國和我方盟友的話，我們不會退縮。」⁴⁸

(二) 軍事合作可牽制中共擴張

白宮當前會強化與印度的合作與夥伴關係，主要目的在反制中共的崛起。提勒森表示華盛頓與新德里將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合作，打擊中共已經形成的破壞力量，並不斷強調「印-太地區」是未來美國戰略部署的重心，此言不同以往以亞太地區為中心的美國亞太戰略；提勒森也對美、中及美、印關

註43：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2.。

註44：John J. Mearsheimer and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p.84.。

註45：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53.。

註46：「離岸平衡者」策略是攻勢現實主義的主張，該理論認為霸權國受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制約，他別無選擇只能透過均勢的建立以抗衡對手。制衡對手的責任則交由區域的大國來承擔，將可避免直接面對的威脅與風險。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210.。

註47：〈提勒森指陸破壞國際秩序 美國印度應擴大戰略關係〉，中時電子報，2017年10月18日，<https://www.msn.com/zh-tw/news/world/...../ar-AAatHP6e>，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6日。

註48：Rex Tillers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An Addres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CSIS, Oct. 18, 2017, 〈<https://www.csis.org/event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block2>〉.。

係做了比較，他說美國正尋求與中共的建設性關係，但中共企圖顛覆鄰國的主權，對美國和印度所支持的世界秩序與規則發出挑戰⁴⁹。由此可知，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美國勢必會建立更多的「代理人」國家，以牽制中共，美軍也將持續在亞洲各個區域保有一定數量的駐軍，建立與這些盟邦國家的軍事合作，才有利於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部署。

毋庸置疑，美國最關心的問題仍然是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區的安全問題，其中包括：自由航行、商業貿易與反恐等。美國正尋求更多的盟友加入美國的行列，美國會不斷強調印度在世界舞台上需要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美國，而美國制衡中共的戰略意圖，昭然若揭。正如美國學者塔他(Samir Tata)認為，美國要制衡北京的勢力，必須在印度洋及波斯灣建立更堅實的軍事力量，以抗衡中共的挑戰，牽制中共在南海的強勢作風，增加與中共在國際事務的談判籌碼、擴大美國對印度的軍售範圍，有利聯合反恐作為⁵⁰。據此，美國在印度洋所採取的策略是與印度結盟，運用印度「離岸平衡者」的角色，壯大美國勢力以制衡中共。

二、日本

(一) 以行政立法取代修憲之目標

讓日本自衛隊能成為正常化國家，是安倍首相第二次執政以來，一直想要實現的軍事目標。由於日本的和平憲法上限制了自衛隊參加國際間的軍事合作⁵¹。對此，日本政府在1998年制訂「周邊事態法」，使自衛隊參與國際的維和任務更具有「法」的正當性⁵²。2001年小泉政府又向國會提出「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讓自衛隊在參與國際維和行動時，可從事後勤補給與醫療急救的人道角色⁵³。經由此法的修訂，日本防衛計畫大綱在2001年以後不斷揭櫫新要綱並調整重大政策，放寬自衛隊在國際維和行動中執行非傳統安全的任務，另在緊急時刻能擔任盟國(美軍)的後勤支援、加強日本重要設施、參與非軍事性的安全檢查、派遣日本部隊蒐集資訊、對受災國提供人道與經濟援助等。此次參與海上聯合演習，安倍的目標是要延續日本右派政治目的，不僅是要推動修改憲法第9條，使日本成為正常的普通國家，同時要建立能夠確保日本安全和繁榮的國際社會框架和體系，並使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得以鞏固⁵⁴。日本藉由立法程序讓自衛隊的活動空間更為寬廣，已逐漸地調整其參與國際活動的外交思維。然而，要讓自衛隊完全

註49：〈提勒森聯印度抗中國 批南海擴張是挑釁〉，Newtalk，2017年10月19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0-19/100984>，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4日。

註50：Samir Tata, "Recalibr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Softening US Policies Toward Iran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 *Parameter* 42, no. 4/43, no. 1 (Winter-Spring 2013), p.49.。

註51：日本憲法第9條第1項內容：「日本國民誠摯期盼以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由國家所發動的戰爭，以及武力威嚇或是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詳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2003年日本防衛白書》(臺北，2005年3月)，頁810。

註52：David Leheny, "Tokyo confronts terror," *Policy Review*, no. 111 (Dec 2001- Jan 2002), pp.37-48.。

註53："Japan SDF Support Possible Overseas under New Law," *Jiji Press English News Service*, Sep 2001.。

註54：劉宗和，《日本政治發展與對外政策》，頁331-336。

像美軍一樣，仍須修訂憲法才能實現安倍的軍事意圖。

(二) 藉美/日聯盟向外拓展

安倍的政治目的較軍事意圖更為強烈，他想利用《美日安保條約》為舞台，拓展日本在亞太國際事務上的揮灑空間。從中、日、印三國的間隙來看，日本在東海與中共有著領土與能源爭奪的糾紛，加上日本侵華時期的歷史記憶，中、日緊張情勢很容易受突發事件干擾，升高軍事對峙，印度與中共也有著領土的爭端，加上印度一向視中共為主要假想敵。日、印是亞洲地區僅次於中共的兩個大國，雙方不僅具有強盛的經濟實力，在國防科技與軍事力量上都為全球上乘的國家，且雙方不僅沒有二次大戰時期的歷史仇恨，在後冷戰期間又有共同的威脅—中共，日、印聯盟與軍事合作對彼此都是利大於弊。可預見的未來，兩方會不斷增強軍事合作，未來可能發展出美/日/印三國的軍事聯盟關係。透過這個多國的軍事聯盟機制，日本與印度都可能比以往更容易在亞太地區擴展其影響力。

(三) 有利日本武器輸出

日、印軍事合作有利於日本的武器出口，2013年日、印實施海上聯合軍演期間，印度表達有意向日本購買US-2大型飛行艇的意

願。由於日本和平憲法有所謂的「禁止輸出武器三原則」⁵⁵，日方為了促成雙邊的軍事合作，特將US-2飛行艇的功能重新詮釋；它除了救難與巡邏功能外，亦能肩負消防任務，因此不被視為「軍售」範圍⁵⁶，安倍政府意圖修訂憲法，才能讓日本的自製武器更能自由的出售他國。

顯而易見，安倍政府積極地在東亞及南亞地區拓展其軍事合作的對象與範圍，是要實踐其政治與軍事目標，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而作努力。實際上是以增強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為目標，但在過程中日本最難處理的仍是如何與中共在各個領域的競爭問題。

三、印度

(一) 軍演有利嚇阻中共進出印度洋

2017年馬拉巴爾軍演期間恰逢印中關係趨於緊張；兩國在喜馬拉雅山的邊防部隊陷入軍事對峙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⁵⁷。此外，長久以來中共軍艦進入印度洋，也被馬德里政府看作是北京軍事挑釁的另一個信號。雖然印度的海軍實力不敵中共，但印度在印度洋最東側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擁有地緣戰略優勢，這些島嶼綿延470英里，直抵連接南海與印度洋的「交通樞紐」馬六甲海峽的西北部⁵⁸，這樣的位置可以對中共海上補給線施壓，因而成為印度、美國和日本合作的

註55：日本1967年制訂武器出口三原則：禁止日本向共產主義陣營國家、聯合國決議列入武器禁運清單的國家和國際衝突當事國或有衝突風險的國家出口武器。2011年，日本放鬆限制，允許出於“人道主義和和平目的”出口武器。同時，日本企業與外國聯合研發武器變得更容易。〈安倍欲解禁集體自衛權 稱日本不能關在“盒子”裡〉，新京網，2014年1月22日，<http://news.stnn.cc/guojia/2014/0122/44728.s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7日。

註56：〈日印防長會深化多元合作〉，《青年日報》，民國103年1月7日，版5。

註57：〈中印邊界對峙激化 中方要印軍立即撤回〉，法新社，2017年6月7日，<http://www.newsjs.com/url.php?p=http://trad.cn.rfi.fr/.....A4%E5%9B%9E>，檢索日期：2017年11月1日。

註58：〈印美日聯合軍演向中國發出信號〉，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70711/india-us-japan-war-games-china/?ref=nyt-zh-CN>，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9日。

重心⁵⁹。本次軍演的重頭戲在於聯合反潛作戰，其針對性非常強，三國的聯合軍演兵力加上安達曼群島優越的戰略位置，對中共海軍進出印度洋將造成極大的威脅，有助嚇阻中共在印度洋的軍事行動。

(二)強化與美國合作提升大國地位

印度強化與美國在印度洋的合作，不僅有利其軍購的獲得，也有益於提升其為南亞的大國地位。印度一直希望能在周邊地區具有完全的操控權，但美國、日本也希望能擁有在此地區自由航行的權力；基於尊重區域強國的意志，美國即使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也得尋求與印度的合作。美國前國務卿提勒森表示：「印度擁有維護廣闊印度洋及周邊地區安全的能力，而且印度是美國對外政策越來越聚焦的國家」，又說「印、美在密切關注北京不斷擴大的軍事能力，限制中共的擴張，兩國擁有共同的利益。」⁶⁰印度可藉由美國制壓中共的政治意圖，拓展其在國際環境中的空間與地位，同時也可順勢達成軍事現代化的目標，而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更有利於實現大國政治。

伍、軍演對印度發展「遠洋海軍」的影響

一、印度對印度洋掌控的意圖

註59：印度的安達曼群島為控制進出麻六甲海峽的重要水道。印度國防軍特別強化在安達曼群島上海空軍基地的建設。安達曼群島對印度軍事戰略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它不僅是印度陸上安全的屏障，也可做為扼控印度洋進出太平洋的重要孔道。基於此，印度的海洋戰略除了加強印度半島東西兩面的海軍兵力建設之外，將以安達曼群島為中心設立印度遠東地區海軍司令部，做為其遠洋海軍的重要基地。詳閱〈為何遠離印度大陸的安達曼群島成為了印海軍切斷馬六甲的橋頭堡〉，每日頭條，2017年7月23日，<https://kknews.cc/zh-tw/history/a8p822x.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31日。

註60：〈向印度示好 提勒森批中國破壞國際秩序〉，《世界日報》，2017年10月19日，<http://www.worldjournal.com/5233838/article-%BA%8F/>，檢索日期：2017年10月30日。

註61：Richard J. Ellings, Aaron Friedberg, 2001-02《戰略亞洲：權力與目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1年)，頁353-354。

註62：谷越，〈印度海軍驅逐艦〉，《青年日報》，2014年9月13日，版3。

註63：〈昔日航母大國如今無以為繼：印度自製航母難產無法對抗中國航母〉，今日頭條，2017年4月8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z6ynen3.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30日。

印度是全世界第四大軍備國家，其軍隊數量高達132萬人。在現代化建軍過程中，印度海軍的建軍速度不僅最快，其所獲得的國防預算也最多。上個世紀末期，印度擁有各種作戰艦艇140多艘，海軍建軍目標最引人注目的是，至21世紀中葉要建立3艘航空母艦及18艘潛艦⁶¹。印度海軍在本世紀初期提出「全面控制印度洋，東進太平洋，西出大西洋，南下非洲」戰略構想，並致力整建遠洋海軍戰力，組建包括航空母艦的強大艦隊，以實現「藍水海軍」理想⁶²。

2010年以來，印度加快了推進遠洋海軍的建軍步伐，在通過政治、經濟、外交等方式增強其在印度洋影響力的同時，把海軍建設和發展做為實現「遠海殲敵」的重要途徑，發展的步驟包括：一是針對在印度洋地區能掌握絕對的軍事優勢，有能力戰勝對手；二是強調保持「威懾能力」，通過威懾形成力量均勢，一旦爆發戰事能夠有「遠海殲敵」的能力。這個世紀的第一個10年，印度已開始實施建構三艘航艦的計畫。主要依靠現役航艦、購買併改裝俄制航艦以及自建一艘來實現三艘的目標⁶³。印度軍方認為，若想主導印度洋國際事務，至少必須擁有2艘航空母艦來控制東面的孟加拉灣和西部的阿拉伯灣，同時還要有第3艘航空母艦做為機動

力量，以便快速支援與印度國家利益有關的海域。

為達成上述航母建構的目標，印度海軍在2007年採取了改造、引進、研製三管齊下的策略，以建立現代化航母為核心的跨洋艦隊而努力⁶⁴。服役與未來建構的三艘航空母艦分別為維拉特號(Viraat，購自英國)、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購自俄國)及藍天衛士號(自製)。維拉特號為印度海軍旗艦，可配置英國海獵鷹戰鬥機30架，因該艦為英國赫密士號航空母艦改裝而來，然艦齡已超過50年以上，並於2017年3月正式除役；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是俄羅斯海軍基輔級航空母艦，由於賣艦時鍋爐運轉不順利，經俄羅斯重新整護與改裝，於2014年底交付印度海軍，命名為「超日王號」，它也是印度現存的唯一航母；自製的藍天衛士號，原先計畫2015年能正式下水服務，但因工期延宕，至今也未能交付海軍使用，儘管如此印度海軍實力仍不容小覷。

在海洋戰略的拓展上，印度自2000年以來積極參與印度洋周邊國家有關海上互助合作、打擊犯罪等重大國際會議，積極加入與維持海上秩序的軍事聯合行動，尤其2004年南亞大海嘯發生時，印度海軍動員32艘船艦及超過2萬名海軍對馬來西亞、馬爾地夫、印尼、泰國和斯里蘭卡進行救援，並提供緊急電源、藥材和飲水給上述國家。此後印度

即開始在印度洋北方海峽通道與印尼及泰國協同反海盜演習。這些做為都可證明其對印度洋掌控的強烈意圖。

二、印度建構遠洋海軍的挑戰

印度欲實現遠洋戰略與軍事大國的目標，還必須面對區域強權的回應。印度深知在印度洋的強權爭霸中，單憑印度海軍軍力想要單獨掌控南亞地區或印度洋周邊區實為不可能之事；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行為者當面臨主要威脅時，其生存的辦法是採取聯盟策略⁶⁵。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認為，大國治理除了依靠本身的實力外，也須搭配國際規則、機制與條約，治理體系才能順利運轉。區域的大國運用其所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地位，組建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暨規範，提供包括國際機制，穩定的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在內的國際公共財，基歐漢將其界定為基本能力模式(Basic Force Model)⁶⁶。所以，印度面對中共的威脅，採取多邊合作與多國聯合作戰演習的機制，若能建立成功，不僅能達成亞太地區的普遍共識，印度也可藉此強化做為大國合作的機制，以善盡對國際的道義與責任，這些都是印度要建立遠洋海軍的充分條件。

另外，波斯灣與印度洋對美國具有極高的戰略利益，為維繫其利益，美國在巴林及迪亞加西亞島駐防了海軍第5艦隊(含一支航艦艦隊)及其海、空軍兵力⁶⁷。同樣的，中共

註64：〈印度“三航母戰略”打造藍水海軍實施遠海作戰〉，多維新聞，2007年8月29日，<http://news.dwnews.com/other/big5/news/2007-08-29/3227472.html>，檢索日期：2017年10月13日。

註65：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24-25.。

註66：「基本能力模式」是指霸權國能提供給區域中、小型國家的公共資源(公共財)保障，此種能力謂之基本能力。See,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

註67：〈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國家之窗，<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UTF-8>，檢索日期：2017年10月29日。

為維繫、保障其能源安全，近10多年來分別與印度洋周邊友好國家建立海外基地，與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緬甸等國家建立軍事合作關係，並取得使用上開國家的港口與基地。中共的外交與軍事行為讓印度對中共懷有高度敵意，想對印度進行包圍。對此，印度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關係，降低中共在此地區的威脅，意圖極為明顯。同樣的，美國為抑制中共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樂見印度能肩負壓制中共崛起的大任。

印度選擇與美國合作，主因係目前實力與中共仍有差距，難以阻止中共在此地區的擴張，但可藉由與美國的戰略夥伴及軍事合作關係，建立一個有利於其「遠洋海軍」發展的戰略環境，同時又可壓制中共。美、印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可能發展出多項軍事合作計畫，更有利於印度的國防建設；相對的，美國為強化與印度的夥伴關係，甚至願意釋出若干太空衛星技術，並出售奧汀級「船塢登陸艦」、超級力士型軍用運輸機及第四代戰機和輕型直升機給印度。所以，印度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著實讓印度獲取不少利益。

綜言之，美、日、印三方都不可能完全掌控印度洋，三邊會不斷藉由合作，強化其在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未來，印度與中共仍可能產生衝突與摩擦，此外，印度如何處理印度洋周邊動亂問題(如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與孟加拉、斯里蘭卡的政經挑戰等)所造成地區的不安，都將考驗印度想成為海洋大

國的實踐。

陸、結語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均勢與擴張實力是國家用以保障勢力均衡的方法，為反對入侵者的主要策略。「離岸平衡者」策略的運用程度取決於威脅的大小而定⁶⁸。2017「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三國的共同目標都是要降低中共的軍事崛起，並限制中共在印度洋勢力的擴大，其運用方式與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極為相似。再從各國欲達到本身的政治目標來看，日本欲讓其自衛隊在海外執行軍事任務日益正常化，對日本國家地位及影響力的提升，愈有助益，最終有利安倍晉三修憲目標的達成；對美國而言，美、印的合作有利對抗中共在南亞及非洲地區的權力擴張，印度可以扮演美國在南亞及南海地區的「離岸平衡者」角色；印度除可牽制中共外，亦可幫助美國節省在印度洋方面的國防支出⁶⁹，印度在軍事上強調與美、日等國的合作，表現出一個具有在印度洋整體利益的強權。顯而易見，印度海軍正藉傳統與非傳統的方式，聯合其他先進國家的海、空兵力以增強本身的海軍戰力。

個人認為，印度藉由本次軍演對其海洋戰略的發展將可達成以下四目標：強化與強國聯盟作戰效能、增強其海軍作戰能力、降低中共在南亞的活動範圍與軍事威脅、提升印度的大國地位；然而，三國的軍事合作必

註68：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267-268.。

註69：攻勢現實主義所指的「離岸平衡者」的意涵為，霸權國家為維持在地區的優勢，必須先防範地區其他霸權的出現，最佳的辦法就是在當地扶植另一國家，使之成為「責任承擔者」，自己則充當「離岸平衡者」。See,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9.。

然會刺激中共軍備的現代化，中共的遠洋海軍亦會促進其在南亞與非洲國地區的快速發展，兩造之間的軍事對抗對區域安全，勢必加劇惡化。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是盡可能使美國保持強大，以維持其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中共的目標則是要排除美國與其他區域的國家，共同管理亞太地區的國際事務。在軍事與安全領域方面，中、美競爭仍處在異常激烈的狀態，連帶影響的是，中印的領土糾紛及雙方在印度洋海域的競爭

也會愈演愈烈。預判雙方在印度洋的競爭將為一場永無終止的軍備競賽，其結果將是兩造都將陷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⁷⁰的泥淖之中。

作者簡介：

胡敏遠先生，陸軍官校72年班、陸院正規班85年班，戰爭學院87年班，戰略研究所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註70：安全困境是指國家尋求增加權力與安全時，大多數採取增加軍備手段，此舉將影響到其他國家對權力與安全的追求。不斷提升軍備的作為，會被對方解讀是挑釁的行動，為求自保，隨即跟進增加武力反制，雙方遂演變成軍備競賽。陳清泉，〈印巴兩國面臨安全困境〉，《臺灣醒報》，2015年10月18日，<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1015-021X>，檢索日期：2018年1月19日。

老軍艦的故事

武康軍艦 AGS-514



武康軍艦為一海洋測量艦，專任測量任務。該艦原係美陸軍輕型運輸艦，由阿諾大力廠承造，於1943年下水，專門設計擔任島嶼間之運輸，船名為AKL-12。

該艦移交至我國後改裝為一般拖救船，艦上安裝多套拖船機具。後又因任務需要改為海洋測量艦。該艦於民國60年7月1日移交我國海軍，艦名為武康軍艦，編號359，隸屬勤務艦隊，擔任拖

靶，搜救及疏泊等任務。自民國61年5月27日納編62.5支隊擔任高雄與馬公間之交通船。民國65年3月向海軍第一造船廠報到進行大修工程，改裝為測量艦。民國69年3月開始納編海軍海道測量局專任測量任務，並改編號為AGS-514。該艦因艦體老舊，於民國85年4月1日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